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至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崔涯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戩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濬伶人

封舜卿　姚涓　李台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傴人　田媪

崔涯

唐崔涯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黄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出摭言

皮日休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

不風流頑皮死後鑚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俏倸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即鬭之因伺其復至乃刺字於皮姓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為日休雖輕佻而仁紹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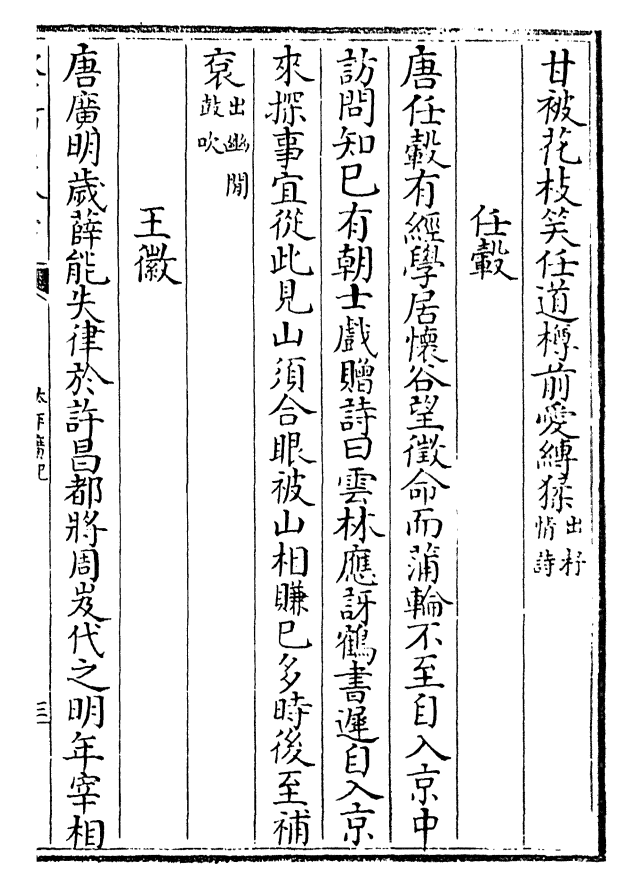
薛能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為埒薛能為儐相乃為詩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蒱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

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出抒情詩

周顗

唐處士周顗洪儒奥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歡飲而昧於令章筵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鬬月高唯有紅粧迴舞手似持雙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迴鷁為風高今朝


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猱出杼情詩

任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巳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巳多時後至補衮出幽閑鼓吹

王徽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

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憁赧良久荅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征徐方為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牘

山東人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為煮菜皆不為羮常憶榆葉自煮

之主人即戲云聞山東人煑車轂汁下食爲有楡氣答
曰聞京師人煑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云此有何意云
爲有苜蓿氣主人大慙出啓顏録

張登

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爲
師友樞爲司勳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
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
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

郎搏馬價此成笑耳出乾䐹子

朱澤

唐王軒少為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俄見一女子振瑲瑲扶石筝佪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沙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石寂爾無

人乃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出雲溪友議

徐彥若

唐乾寧中荊南成汭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貢命末年每事驕辯初以澧朗在巡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汭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餞後更席而

坐詭辯鋒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偏州一彯草賊爾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瞻聽之亹亹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黄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公曾為僧也終席慙恥之出北夢瑣言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奥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

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於幕中性耿槩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偽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强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擒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為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迴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

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
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
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
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
馬曰馬兄馬兄吾不得去也可為弟搭取書馬兄諾之
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為你有多少伎
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
偽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出王氏見聞録

張濬伶人

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閲牡丹而飲俄有雨降𢭃慕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燮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慙恨而已出南楚新聞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梁祖使聘于蜀時岐梁眦睚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路出金州故人全宗朝為帥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封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金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斝索令曰麥秀兩岐伶人愕然相顧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手主人恥之痛杖其樂將停盞移時逡巡盞在手又曰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

天朝音律全人大以為恥次至漢中伶人已知全州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封至蜀至設弄三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縷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淒

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顧之面如土色卒無一詞慙恨而返乃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見聞録

姚洎

唐裴廷裕字膺餘乾寧中在内庭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為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洎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

卿便是上水船也涓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涓爲急灘頭上水船也出摭言

李台瑕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出北夢瑣言

織錦人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出盧氏雜說

李主簿

唐方干姿態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杯龍措目有翳干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謂人象令云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干嗜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陳癩子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為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賔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需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賫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瀝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

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艱者何岸高不敢見既去復入謁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于中堂坐碧紗幬中左右侍立執輕箑白箒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遭大詬而去出玉堂閒話

患目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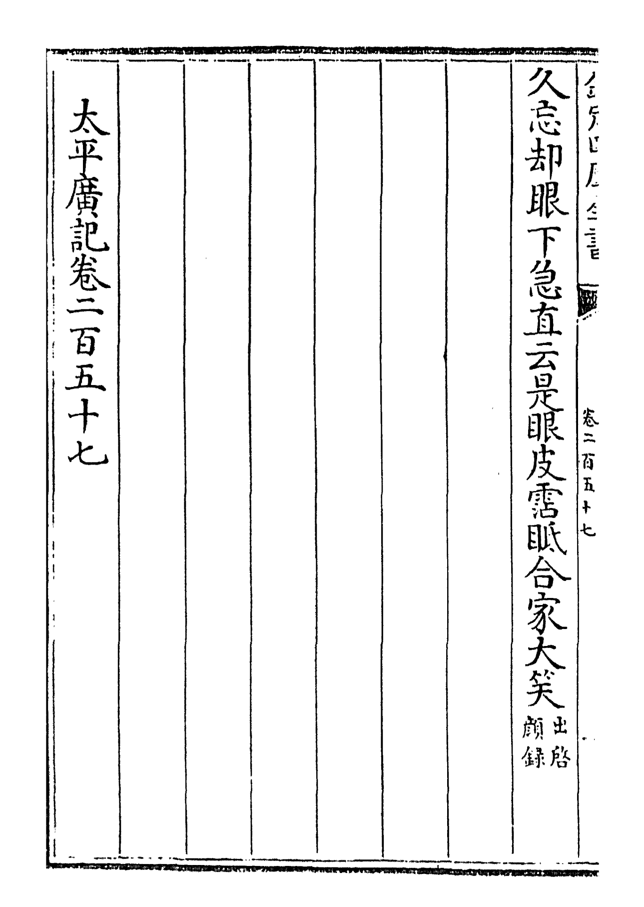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齆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爲有陳根委患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都由鴈門紫出啓顏錄

傴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濕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出啓顏錄

田媪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延我大有飲食臨别即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瘢眼下皮急極霑眡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



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瞎眠合家大笑出啓顔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鑚火　齊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鸞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止

王及善　逯仁傑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衛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襄

魏人鑚火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鑚火是夕陰暝督廹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鑚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出笑林

齊俊士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眞顔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讀書與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知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出顔氏家訓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誤及見顓頊字爲許緑反錯作許縁其人遂謂朝士言

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行信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出顔氏家訓

并州士族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鑑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出顔氏家訓

高敖曹

高敖曹常為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開壜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墳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肚河凍水生皮出啓顔録

梁權貴

梁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出顔氏家訓

柳騫之

隋内史舍人河東柳騫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騫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為錯騫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騫之歷位光禄卿啟顔錄

阮嵩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

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内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出朝野僉載）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為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

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癡種也出朝野僉載

朱前疑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廻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緑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酬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丘園憤

恚而卒出朝野僉載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襦集𧝝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倍勝僧襦由古不知覺累遷司封員外

以罪放於庭州時中書令許敬宗綜理詔獄帖召之由古喜至則為所責懼而手戰笏墜于地口不能言初為殿中正班以尚書郎有錯立者謂引駕曰員外郎小兒難共語可鼻衝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語）

侯思止

唐侯思止出自阜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侍書御史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曰白司馬坂孟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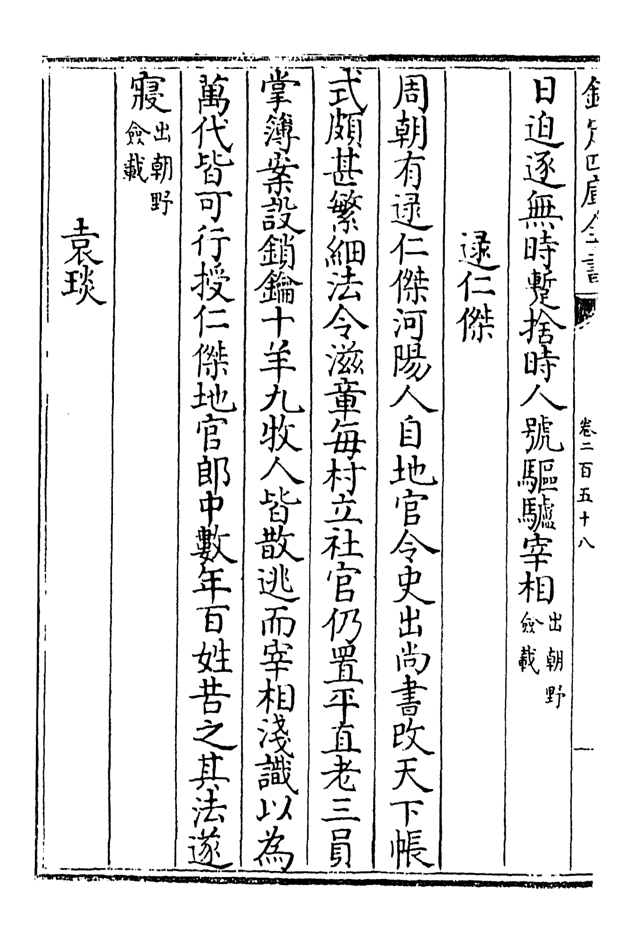
將軍姓孟名青曾杖殺琅琊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諸囚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為鐙所掛遂被賊曳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禮儀輕重如此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去無為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驚起悚然曰思止死罪實不

解幸蒙中丞見教乃引上階禮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白若又思止言音不正時斷屠殺思止曰今斷屠殺雞古梨反魚猪計驢婁俱居不得吃苦擊反空吃米麪減之如儒去聲齊何得飽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訴于則天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言雞猪之事則天亦大笑思止嘗命作籠餠對膳者曰與我作籠餠可縮葱作比市籠餠葱多而肉少故令縮葱加肉也時人號為縮葱侍御史時來俊臣棄故妻奏

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諸相問之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娶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事遂寢竟為李昭德榜殺之出御史臺記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内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



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驅驢宰相出朝野僉載

逯仁傑

周朝有逯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為萬代皆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出朝野僉載

袁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録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蹔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出朝野僉載

臺中語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為之語曰侯知一不

伏致仕張琮自請起復高釣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僉載

沈子榮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又别至來年選判水磑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磑乃是藍田今問之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出朝

野僉載

武懿宗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爲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耳上乃釋之出朝野僉載

張衡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僉載

李良弼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為真源

今秩蒲還瀛洲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冀具入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獮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勸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三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斬之出朝野僉載

來子珣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武氏字家臣丁父憂起復累加游擊將軍右羽林軍中郎將常衣錦

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誚之諭徳張元一好譏詭曰豈有武家兒為你來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臺記

閻知微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為漢可汗賊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剪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歳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為賊踏

歌無憇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樂不自由萬歲樂

時人鄙之出朝野僉載

崔湜

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汚狼籍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怒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誚之時

崔岑鄭愔並為吏部京中謔之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八相比接莫賀咄最渾出朝野僉載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為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遥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螅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

子詹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糞壤轉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為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為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為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緑氳氳氤為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

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陳

牒政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奬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泰　馮光震　李謹度

三械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蘇味道

唐蘇味道初拜相有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稜宰相也出盧氏雜記

李師旦

唐李師旦新豐人也任會稽尉國忌日廢務飲酒唱歌

杖人為吏所訟御史蘇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厲而謂曰公為官奈何不守法而違犯若是將罪之師旦請更問乃歎曰飲酒法所不禁況飲藥酒耶挽歌乃是哀思㨗人吏事緣急速侍御何譴為味道曰此反白為黑漢不能繩之出御史臺記

霍獻可

唐霍獻可貴鄉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獻可有文學好詆諧累遷至侍御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

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緑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其舅加游擊將軍毋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臺記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鬬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懐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

生菜除監察懐貞未之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

此檢挍袁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

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

之爲除右臺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

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

流瑞州出朝野僉載

崔泰之

唐黄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

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出朝野僉載

陸餘慶

唐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出朝野僉載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窓接入鎻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彦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載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腊置於食偽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舉措也嘗

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更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爛煮肉以汁作羹御史偽不知而食之或羮中遇肉乃責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閑應答但謝曰羅漏言以羅漉之漏也神龍中韓琬與路元𢼸鄭元父充判官至萊州親覩此事相顧而笑僕射魏元忠時任中丞謂琬之曰元忠任監察至驛乾肉雜子並食之未虧於憲司之重益盜之深失國士體魏公之言當矣但不食不竊豈不美歟出御史臺記

韓琬

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遊太學博士姓張即昌宗之從叔精五經懵於時事畜一雞呼為勃公子愛之不已每講經輒集于學徒巾或攫破書比逐之必被嗔責曰此有五德汝何輕之昌宗嘗為此雞被杖本立與琬頗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為公殺此雞張生素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舉

牒數雞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雞驚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報本立殺之大怒云索案來索案來見數雞之罪曰縱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雞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殺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曰為實故知躭翫經史者宜詳時事不然何古人號為愚儒朴儒腐儒豎儒耶亦可貽誡子弟出御史臺記

趙仁獎

唐趙仁奬河南人也傭販于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黄
麞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
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
丞使于京訪尋臺中舊列妄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
茂直曰此庸漢妄爲偶茸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
黄麞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奬在臺既無餘
能唯以黄麞自衒宋務光題之曰仁奬出王戎幕下入
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兹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唯

聽黄麞時崔宣一使于都仁奬附書于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奬贈詩曰令乘驄馬去丞脱繡衣來當時誚之或以為假手仁奬初拜監察謝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由答曰趙仁奬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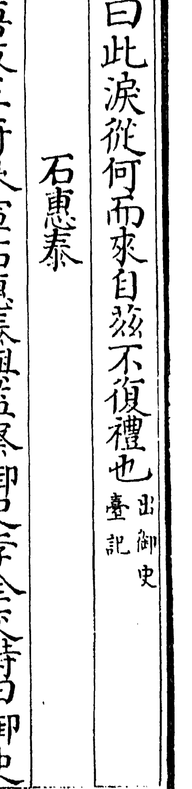
姜師度

唐姜師度好奇詭為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槍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魯地一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為陜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為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于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為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

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户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僉載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試之授按書郎累拜監察大理正與紫微令姚崇連親崇嘗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滂淚懷中資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之而後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既出崇鄙其諛媚謂子弟



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禮也出御史臺記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為之判十餘紙以報之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出朝野僉載

馮光震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

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撫掌大笑出譚賓録

李謹度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出朝野僉載

三

唐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

崔泰之為黄門侍郎門下之職號為京師三職出朝野僉載

陽滔

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斵窻取得之時人號為斵窻舍人出朝野僉載

常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為改始字為轉字遂争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

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為公之驗出朝野僉載

張玄靖

唐張玄靖陝人也自左衛倉曹拜監察性非敦厚因附會慕容寶節而遷時有兩張監察號玄靖為小張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為兄及選殿中則不復兄矣寶節既誅頗不自安復呼舊列為兄監察杜文範因使還會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意恭答曰寶節敗後小張復呼我曹

為兄矣時人以為談笑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

嗤鄙三

黎幹　崔叔清　常愿

劉士榮　袁師德　蔣乂

崔損

公羊傳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

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出笑林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也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揚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御史臺記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黄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卻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徽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為宰相徽曰小子何

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喠（徒江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輕物也皆此類（闕）

姓方人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方為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姓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出啓顏錄）

元宗逵

唐元宗逵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覔一棺木殯之逵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逵買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為口實出大唐新語

獨孤守忠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出朝野僉載

王熊

唐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又百姓不可活出朝野僉載

麴崇裕

唐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

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出朝野僉載

梁士會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識之士聞而笑之出朝野僉載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語

康䛒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為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

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當用康巒蓋上一時恚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竊報巒以為上之於君恩渥頗深行當為相矣巒聞之以為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目焉巒為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為宰相耶聞之者益為嗤笑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即巒宅也 出明皇雜錄

徵君

唐肅宗之代急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躡芒屩詣于國門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士應募矣遂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對曰不知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

路偪俛除授一邑寧泊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率杏仁以備貢奉關之大為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之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仁令臣斂將來為復進渾杏仁上咍而遣之竟不寘其罪出玉堂閒話

李佐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為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

迎之於鬻凶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汝可具大猪五頭白醪數斛蒜齏數甕薄餅十柈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酧申款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日而卒出獨異志

元載常衮

唐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而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金重寳趍赴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衮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别故陞陟多失或同列進擬稍繁别謂之沓伯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别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衆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資考豈裨皇化耶

出杜陽雜編

崔阡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牟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出嘉話録

黎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又請禱于文宣王廟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

命毁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甘澤乃足出盧氏雜說

崔叔清

唐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為准敕惡詩出國史補

常愿

唐劉禹錫云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語曾謂余曰昔在奉天為行營都虞候聖人門都有幾箇賢郎他悉

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許大更被朱泚吃兵馬楦危如累雞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偉戲鄧鄧把將化官職去至永貞初禹錫為御史監察見常愿攝事在焉因謂之曰更敢道戲鄧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話錄

劉士榮

唐于頔之鎮襄陽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為太常丞頔讓之表曰劉元佐兒士榮以佐之功先朝為太常丞時臣與士榮同登朝列見其凡劣實鄙之今臣功名不如

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榮若授此爵更為叨忝德宗令將其表宣示百寮時士榮為南衙將軍目覩其表有渾鐻者鎬之客也時鎬宴客飲酒更為令曰徵近日凡劣不得即飲鐻曰劉士榮鎬曰于方鎬謂席人曰諸公並須精除出嘉話錄

袁德師

唐竇群與袁德師同在浙西幕竇羣知尉嘗嗔堂子曰須送伯禽問德師曰會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還曾

把書讀何乃相卿詰之旦伯禽何人德師曰只是古之

堂子也滿座大哂出嘉話録

蔣乂

唐蔣乂撰宰臣録每拜一相旬月必獻傳奉故為物議

所嗤出國史補

崔損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兩省清要皆

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下

議遷相娖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過為恭遜不止於容身而率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厚之出譚賓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鄭光　鄭畋盧攜　鄭棨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鄭羣玉　梅權衡　李雲翰

張茂昭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膍爭堪喫出盧氏雜說

王播

唐淮南節度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以圖内授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數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賄遺其徒實繁自外官至内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縣令録事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爲宰守者然所至多爲四方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豈時之重利耶而諫省任非其人耶未

嘗以一字整頓頹綱深所未諭出盧氏雜說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於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自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却請秀才不妄

言遽曰某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矛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饑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矛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緗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歲卷遊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

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如郎中之言則并荆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蘄間悉話爲笑端_開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龎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者

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僨舟丐食就謁時郡中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請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自謂不悞從容而退出因話錄

王初昆弟

唐長慶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

二子初官不為秘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曰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列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守可矣又為宣武軍掌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矣幾相次殞謝出獨異志

李據

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綺紈間曾不知書門蔭調補澠池丞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

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放又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竟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喫杖決五下人有語曰豈合喫杖不合決他李白公何會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出盧氏雜說

教坊人

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屬教坊作西方師子左脚來三十年出盧氏雜說

南海祭文宣王

自廣南際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一胥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俟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出嶺南異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寺實自伽藍圓丘小僧不合無禮出傳載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郪城有婢失意於城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儈以婢言導巨源欲之乃取歸他日巨源窺窻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就宅葢於束繖内選擇邊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世族之家率由禮則出北夢瑣言

韓昶

唐韓昶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悮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

王智興

唐王智興爲汴師有舉人投謁便闕詩卷智興闕予謂鶴膝也遂善待之悉闕書舉予明年落第智興極怒闕應闕官

闕

士有得者以其例大故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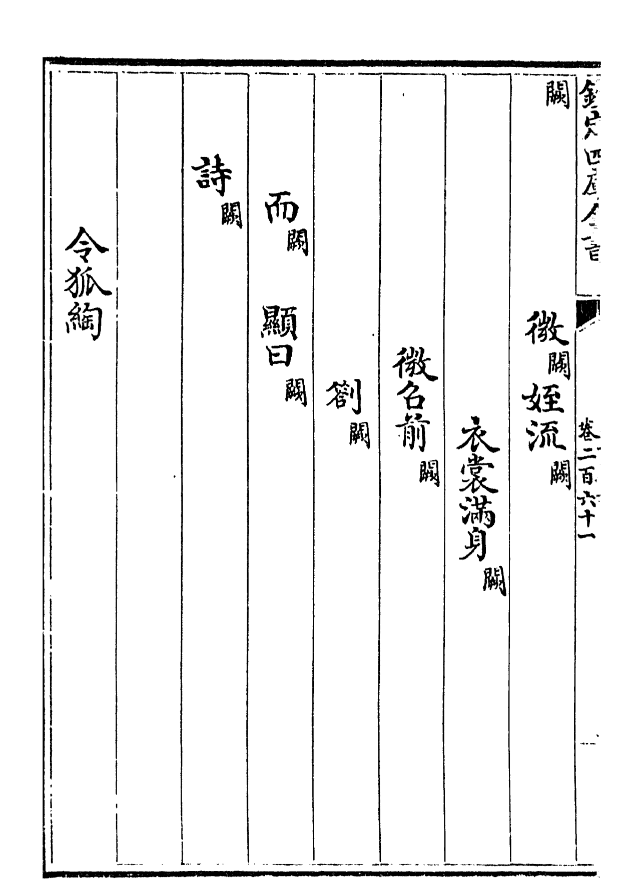
舉闕

汴州一日致宴忽闕秀才闕

飲闕冬必更奉薦闕

明闕見諸判官曰智興咬闕

韋氏子



闕

徵闕姪流闕

衣裳滿身闕

徵名前闕

劉闕

而闕顯曰闕

詩闕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為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

自以單族每欲繫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出北夢瑣言

鄭光

唐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判官是何人光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袞臣胄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對曰臣須閒始得又更對他事

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大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閤俟
對多以開始爲號時裴思謙郎中爲節判頃客於河中
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爲尚書削盡皆謂不以本官
呼之光在河中時遇國忌行香便爲判官及屈諸客就
寺醼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
令身上取果子名云𦢊臍他人皆尋思不得至薛還令
云脚杏滿坐大笑出盧氏雜說

鄭畋盧攜

唐宰相鄭畋盧攜親表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協更相詬詈乃至以硯相擲時人為宰相鬬擊以此俱出官出北夢瑣言

鄭綮

唐宰相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既紊四方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賊術綮奏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出北夢瑣言

鄭準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汭常欲自比陳阮集其所作爲十卷號劉表軍書而辭體不雅至如祝朝貴書云中書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洪嗣襲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顯言其庶賤也鄜舉曰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出北夢瑣言

張氏子

唐張裼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
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蝕
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
張子感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寘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
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竟日不食言詞
麤穢都無所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
食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歲久方卒是知心靈物也
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

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出北夢瑣言

劉義方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在壁有類乎兜鍪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莫后反無不以爲歡笑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秀才鄭羣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濵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

同輩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遂齎緡三千并江南所出諳范生范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君之氣益高比入試又多齎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繼燭見諸舍賦多有寫淨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范生須一打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出乾䐉子

梅權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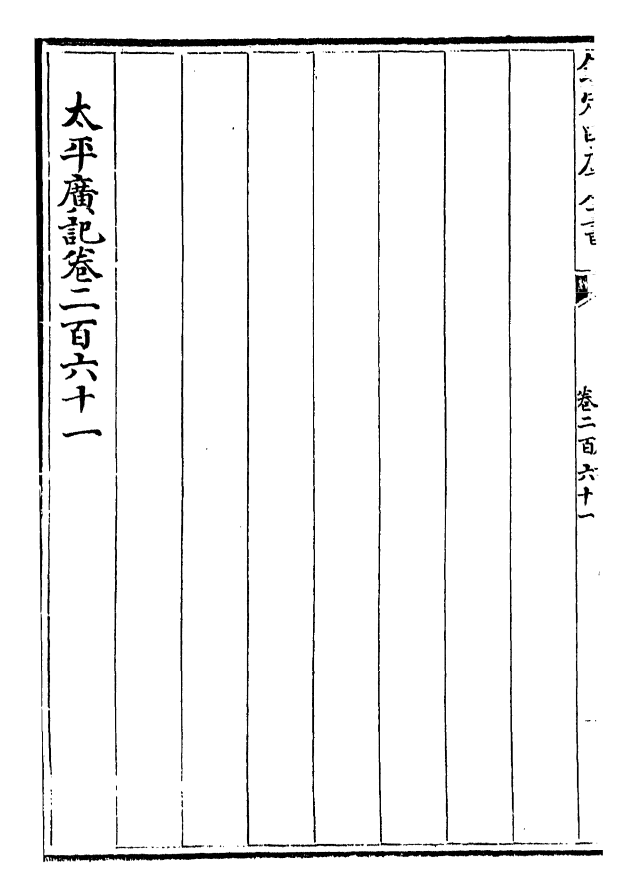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講論

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大笑出乾臊子

李雲翰

唐咸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又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又李罕披雲霧見青天詩顏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責而遣舉子中有每年撰無名子前有舉人露布後皇甫松作齋夔凌篡要又李雲翰作吳王闕

李諨天帝紀無名子蕭相知舉年裴裕所製尤名近千餘首裕遂罷舉是年盧庸建旁文宣王廟前哭半日闕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翃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岵書

郡牧　張咸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韋二子

不識鏡　噛鼻　助喪禮

外學歸　行弔　癡壻

魯人執竿　齊人學瑟　市馬

昭應書生

崔育

唐闕

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客於邊上亦闕

聞輒事輕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闕

牛帶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搊角村闕

城郭士女隨觀謂之精怪每謁州郡騎

闕　咍之者愬之者相半至則投刺其名

衙闕　躭酒嗜肉憐葱愛蒜不得已

而闕　懸宰視之如土木藩帥郡侯柰

之不可闕　州民讎其内族其家益輕薄之

所致也闕

宇文翃

唐進士宇文翃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國色朝中令及第

者闕　餘方謀繼室兄回爲諫議闕

遂嫂女與璠為言於回矣闕

滑臺杜志名時有喪遭火幾爇棺柩闕

因而延燎杜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闕

有燒闕之事用以譏闕出北夢瑣言

韓簡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名一孝廉講論語至為政篇翌日謂諸從事曰僕近方知古人淳朴年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闕者無不

絕倒出北夢瑣言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黷貨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碁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來對碁如是日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盎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别云極是叨鐵出何文譚

急令追之既至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款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還見冶爐家置一鐵鑽長杖子只此是爐中猛火炎熾鐵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時時於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是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噇猛火了却出來棋也凡靳食倦容之士時人多以此諷之出玉堂閑話

楊錚

蜀秀才楊錚錚音竹觥反自言楊錚不均駟馬夯鄭是以字夯鄭行惡詩或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翫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擕書袋徧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讟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名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為歡笑諸客請名有不得次者以為怏怏茂權一日忽屏從謂之曰秀才容于當州必欲諂留相伴至罷鎮

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爲卜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之
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爲備焉仍
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
毆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
權詼飭無鬚少年數輩皆濃裝豔服以紿之然後茂權
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自乞一邑初有難色賔
從共諮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
本邑近侯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

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巾帶云有府斷攝官送獄荷校

減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而遁潛藏旬日

方名出之軍州大以爲笑出王氏見聞

謝柴書

唐有内大臣學作别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

書謝云蒙恵也懇若干出盧氏雜說

郡牧

唐有膏粱子出剌郡人迎俟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

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禮衣相其賓主升降揖讓而新妝嶒峵踧踖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内閤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嚬蹙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懵然及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像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爲輕薄者亦有昧於菽麥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閒話

張咸光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常懷匕箸每遊貴門即遭虐戲方飧則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别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冢記録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宫上梁文云饅頭似椀胡餅如籠麗蜴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

以此知必係顧眄鬬者絶倒出玉堂閑話

長鬚僧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究莫知誰何剃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𣅳俗瞻駭儀表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鈸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見徒

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偽蜀主問曰遠闍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為歡笑後住持静亂寺數為大衆論訟有上足以不謹獲罪伶人臧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静捨俗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穢濫詬詈而出以袈裟掛於寺門曰吾比厭俗塵投身清

潔之地以滌其業障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爲之遂復歸於樂籍蜀人謂師曰一事南無折却長鬚出王氏見聞

道流

任興元節判離秦州鄉地未及歲年忽有來尋師者齋親表施州刺史劉緘封衣紫而來焦言往洋州求索詢其行止云某忝竊鄉關之分元於秦州西昇觀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當離鄉日觀中無此道流

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忩忩而過旬月間自洋源廻薄有所獲告辭之意亦甚揮遽遂設計延佇佛榻止之夜静沃以醴醪數甌然後徐詢之曰尊師身邊紫綬自何而得宜以直誠相告對曰此是先和尚命服傳而衣之乃是廣修寺著紫僧弟子師既殂乃舍空門投西昇觀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謂傳得本師衣鉢豈有道士竊衣先和尚紫衣未之前聞出玉堂閑話

三妄人

孫光憲在蜀時曾到資州見應真觀李道士話州有姓趙人閉關却掃以廊廟自期都虞候閻普敬異之躬自趨謁閻魁梧丈夫趙生迎門愕眙良久磬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閻乃質於先容者俾詢之趙生曰若云熊羆即須宰相之才方當此語閻公止於都頭已來只銷呼為貔貅人聞咸笑之又一士自稱張舍人訴於光憲曰兄長以術惑我心神憲謂曰得非蠱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捭闔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風不

禁又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并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譜角觝也時有行軍王副使幽燕舊將聲聞宇內顏生佞諂稱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喪良友也每慟哭焉出北夢瑣言

周韋二字

周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尫懦昏鈍率由婢嫗仕僞蜀王氏以故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

門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為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伻一人先導爵里於闤闠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三二百錢即與其徒飲噉而已咸嗟嘆之出北夢瑣言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出北夢瑣言

嗌鼻

甲與乙鬭爭甲嗌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嗌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嗌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嗌之出笑林

助喪禮

有人弔喪并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帛任君所有爾因齎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豉孝子又哭

狐窮曰適得便窮吏送一石林出笑

外學歸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林出笑

行弔

傖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麤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

伏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罟曰癡物諸人亦謂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出笑林

癡壻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鵓鴣鵓鴣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鵓鴣鵓鴣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出笑林

魯人執竿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竪執之不可入横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齊人學瑟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市馬

洛中有大賚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妍媸爲駔儈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直兩馬之資況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儈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榅桲牙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鶩鴨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名儈別贈二十出玉堂閒話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

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出因話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